

初中學生文庫

註釋分級古文讀本

乙編二

編者 呂珮芬

中華書局編印

註釋分級古文讀本 乙編二

蘇秦以連橫說秦（節文）

戰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此下有說秦王五百餘言，詞繁意複，不宜初學，故節去之。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羸膝履躡，

羸，纏也。膝，束腰邪。躡，蹣跚也。

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

黑，黧，晉黎也。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紵，

紵，機縷也。不下，言其織自若也。

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

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

以上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

爲下文作反襯，對看語。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陰符，太公兵法。

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練，謂擇

要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

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以上言蘇秦困極而始學，學成而欲復出寫熱心富貴人神情畢肖。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

摩者，切近過之也。烏集闕，疑是燕之闕名。

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古時席地而坐，抵掌

者，謂身前以兩手抵地，便於密談也。

趙王大悅，一說即中書

封爲武安君，受相印，

受，同授。受相印，謂拜爲卿相也。

革車車百乘，

錦繡千純

束也

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二十兩

以隨其後。

出其金玉

約從

音蹤，關東地長爲縱，爲六國所在地約縱。

謂連合六國以抗秦也。

散橫，謂破合六國事秦之策也。

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以上均係敘事。

以下再加議論。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寫蘇秦之聲勢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寫趙相蘇秦之效夫賢人在而

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式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

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璜同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再言趙相蘇秦之效且

夫蘇秦特窮巷掘窟同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掘門鑿垣爲門也，棬屈曲也。伏軾擗銜，軾車前也，擗頓也。橫歷天

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仇當也，再言蘇秦之聲勢。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灑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

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匍伏猶匍行也。四拜自跪而謝。摹寫勢利惡態。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

也？』嫂曰：『以季子蘇秦字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

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司馬錯論伐蜀

戰國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言所爭王曰

『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結好魏楚，下兵三川，河洛伊也，塞轅轅緱氏之口，轅轅山

河南偃師縣東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緱氏山名在今偃師縣當屯留之道，屯留在今山西魏絕南陽，今南陽縣楚臨南鄭，即新秦攻

新城宜陽，新縣在今河南宜陽縣西五十里以臨二周，謂東周西周也周考王封其弟於河南號西

周惠公之郊，誅周主之罪，周無韓為蔽，侵楚魏之地，楚魏無韓益近。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按圖籍，謂土地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鼎仍借輔。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業也。此言伐韓之利。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非周室。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

以爲利。此言伐蜀之不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此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

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謂不待爭而自破他爭字。今王之地小民貧，小與富對，故臣願從事於易。提

伐蜀主腦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治也。破他，不傷衆而彼已服矣。破他，敵兵勞衆之說。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或作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破他，不足以爲名。之說言伐蜀之利。

『今攻韓劫天子，

名雖攻韓，實劫天子。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名實兩失。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

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也。

謁，白也。

周，天下之宗室也，

言周室爲天下所宗。

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秦既親魏，善楚，難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

而求之，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轉而爲秦敵矣。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言完猶萬

全此言伐韓之不利，仍帶出伐蜀之利作結。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

蜀。蜀既屬，秦益彊富厚，輕諸侯。

果如司馬錯之言，以富彊二字作收。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鄒忌

齊相也

脩八尺有餘，脩長也

而形貌昞麗，昞音迭，同映。昞麗猶言美麗，出衆也。

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

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一問法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一答法

城北徐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

二問法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二問法

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答法

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三問法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答法

增減不同，此行文變換語法也。

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

甚。暮寢而思之，

思妻妾客所以美己之故，曰朝旦日曰明日曰暮，敘次井然。

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

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

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

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王令之辭，仍用三疊。

上應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

去聲

進，昇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

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言不待用兵也。

郭隗說燕昭王（節文）

戰國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燕王噲立七年，內亂，齊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仇。敘事引起，往見之意。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痛仇之大，不可不報。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必知報之難，故欲得賢。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猶折節也。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默，先問以事，而後默而聽之。則什己者至；人趨事之，則若己者至；馮憑同憑几據杖，眄視指使，眄，晉視也。則厮役之人至；應第若恣睢奮擊，恣睢，暴戾也。踴籍叱咄，踴，晉拘跳躍也。籍，蹈也。叱咄，詬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行也。言所行之道不同，故所致之士不同其法，自古如此。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謂以師事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三年不能得，涓人涓潔也言在中主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捐棄也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對下賢於隗者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與三年不能得句相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言將至也

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湊集也

觸讐說趙太后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太后卽威后時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太后少子封之長安質晉致猶信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以上敘太后事

左師觸讐願見，左師官名讐音摺史記作龍太后盛氣而揖之。揖之謂使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言病足不得見太后必恐

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同隙病苦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輦車也言亦曰：「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同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

嗜食，和於身。』言強行三四里，然後少加素所喜食之物，則於身調和而無害。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以上一問一答，各述

老態全是一派寒溫語，故絕不露進諫之意。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其子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服也。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猶昧也。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謙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也。以上句句是說其子，卻句句與長安君對照，漸漸逼近，而太后絕不之覺。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甚，猶甚，猶

什麼。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音襖，老婦之稱。太后女嫁於燕，故曰燕后。賢，猶勝也。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

之泣，踵，迹也。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國君女嫁於諸侯，或被廢，或國滅，方反本國。太后曰：『然。』以上仍不說出令長安君爲質，只就燕后

一面說，使太后徐徐醒悟。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始封時也。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繼謂相繼也。曰：『無有。』此就趙言。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言他國子孫亦不聞有相繼爲侯者。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

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言重器謂金玉重寶也。申言無相繼爲侯者之故。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

多予聲上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難，是不令爲質以救國也。一旦山陵崩，喻太后身死。長安君何以

自託於趙？說得何等危悚。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以上先分兩層說，直陳不復藏頭露尾，立言深得先緩後急之法。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子義趙之賢士。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賜南粵王趙佗書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先敘寒溫。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言非嫡出。棄外，奉北藩於代。始封王。道里遼遠，遼，遠也。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言奉藩時未與通問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皆諱言其死也。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言疾益甚。以

故諄同暴乎治。

諄，乖也。佗之見絕於漢，始自高后，不便歸咎，但言其諄暴由疾致然。是善全國體處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謂產

等祿

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高后取它姓子立爲少帝，而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

畢。謂誅呂諸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言辭位不得也。今卽位。此文帝元年，故曰今。

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隆慮侯周竈，高后所遣往擊粵者。求親昆弟，謂有服屬者，時在故鄉，故求之。請罷長沙兩

將軍。

皆擊越者。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陳淳也。親昆弟在眞定者，佗眞定人，已遣人存問，脩治先

人家。

佗之先人也，此述其待佗之恩。

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高后時，佗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謂長

沙以南諸郡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言亦有所殺傷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此言佗前者發兵之失。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言粵與長沙壤地相錯，若犬牙然，欲更定之。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

也。』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同嶺

以南，自五嶺以南，在荒服之外，故稱服領。王自治之。此言所以不討其罪，仍聽王粵之故。

雖然王之號爲帝。粵武帝。自號南。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

不爲也。不責其稱帝而責其不通使。復以委婉出之何等含蓄。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言從今通

使至於終久也。故使賈陸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謂受也。毋爲寇災矣！此述所以通使之意。

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以絛裝衣曰褚。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釁，罪也。閔，憂也。言命。塞而早遇憂禍也。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父死。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母嫁。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零丁，猶伶仃。孤，單貌。至於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祚，福也。晚有兒息，兒晚則幼。外無荇功強，上聲。近之親，恭，一年。

七月小功五月服。愈降。則親愈遠。故曰強近。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癯癯孑立，癯，孯孤獨貌。孑，單也。形影相弔，弔，問也。惟形與影自相弔問也。

而劉夙嬰疾病，嬰，纏也。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此段述自身與祖母恩義難忘，必須留養。

逮奉聖朝，謂晉也。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

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官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猥，曲

也。非臣隕首所能上報。隕落也。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責其逃職，慢上之命。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情既不忍。欲苟順私情，則告訴

不許。勢又不能。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狼足前長後短，狼足前短後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尤爲特甚。矜憐也。言故臣衰老，猶不強仕其子使

得侍養，則如臣者，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密仕蜀爲尙書郎，對晉而言，故稱蜀爲僞朝。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

經仕蜀並無高蹈志。今臣亡國賤俘，軍所虜，獲曰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不進貌。有所希冀？言其得此

奢望。但以劉日薄西山，薄迫也。氣息奄奄，奄奄將絕也。言其病絕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慮謀也。言老病如

至夕之勢。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

能廢遠。此段言已與祖母所不能相離之故。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鳥鳥反哺其母，故以自喻。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二州謂梁州益州牧

伯指上。遼榮。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

死當結草。結草事見左氏宣十五年秦人伐晉傳，此段述陳情必求矜許之意。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韓朝宗，玄宗時荊州刺史，喜

識拔後進，當時士咸歸重之，因有是言。

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握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

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

蟠鳳逸之士，喻士之豪俊，而隱於下者。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言士欲爭詣荊州，收名而定聲價也。君侯不以富貴而驕

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

平原君食客三千人，毛遂其一也。遂自薦於平原君，平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言在羣士中，最為傑出，故以毛遂自比。穎，錐也。此段因述荊州之能得士，落到自己。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

太白時在荊州，故云。

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自言平生

所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自志趣之大。

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自言交遊之盛。此疇曩心跡，疇曩猶言往日。

也。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此段因述自己復落到荊州。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四句頌荆州本領

幸願開張心顏，凡人喜悅則心

顏俱開

不以長揖見拒。

長揖謂士也。凡士人見公卿長揖不拜。

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

可待。

晉袁安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

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此段述其願識荆州之意。

昔王子師

漢王允字子師

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

辟微辟也。荀慈明字季思。

既下車，又辟孔文舉。

孔融字文舉。

舉。

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

甄察也。

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

言古人已有其事。

而君侯亦一薦嚴

協律，

嚴武嘗爲協律郎。

入爲祕書郎；

此其薦之於朝者。

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

或以清白見賞。

此其收之門下者。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其指嚴協律等。

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

於諸賢之腹中，

推心置腹，謂深信之也。

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謂荆州才德獨步，當時故稱爲國士。

倘急難有用，

敢效微軀。

此段言荆州嘗接引後進，不異古人故欲託身以自効。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人各所有，短長故難盡善。

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

言謀策非己所長，不敢以之自許。

至於制

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

言著作甚富，輒欲獻之。

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之類。出揚子若

賜觀芻蕘，

詩大雅詢于芻蕘，芻謂采薪者，亦謙詞。

請給紙筆，兼之書人，

鈔胥也。

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

劍名結綠，玉名長價於薛卞之門。薛燭善相劍，卞和善識玉。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慮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見得傳賢傳子皆是爲民。

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見得傳賢傳子皆視乎其人。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

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以守法？

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諱辨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嫌「進」與「晉」同音。勸之舉者爲非。『欲奪賀名，故聽者不察，和聲而去。』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音殖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首敘所以作辨之由。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

不言「徵」是也。』孔子母名徵，在故兩字未嘗並言。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

雨」，「丘」與「蘆」，音邱之類是也。』謂其聲音相同，按二律文俱出曲禮，唐律亦引之，故云。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

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兩字並舉於律，無所犯。父名「晉肅」，子不得舉

「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此段引律言賀不當以嫌名爲諱。